

目錄

童序：童元方	vii
黎序：黎子鵬	xiii
郭序：郭偉聯	xvii
自序	xix
緒論	1
第一章 大英聖書公會	9
1. 成立宗旨、組織及工作簡介	10
2. 大英聖書公會在十九世紀的中國	14
第二章 一八九零年上海在華傳教士大會、 《和合本》與大英聖書公會	21
1. 十九世紀基督教中文聖經翻譯概況	22
2. 一八九零年上海在華傳教士大會與《和合本》	30
3. 聖經公會與《和合本》	33
4. 大英聖書公會與《和合本》	36

第三章	贊助者的支持	49
1.	贊助經費	50
2.	提高譯者教內地位	54
第四章	贊助者的制約——大英聖書公會與 《和合本》新約希臘文基礎文本問題	59
1.	新約聖經的「原文」	62
2.	一八九零年上海在華傳教士大會有關 《和合本》原文基礎文本之決議	72
3.	贊助者的立場	74
4.	贊助者願意讓步的原因	79
5.	《和合本》新約希臘文基礎文本爭論	81
第五章	官話《和合本》譯文文本分析 ——約翰福音	93
1.	文本分析的方法	94
2.	文本分析的結果	100
3.	證據並非一切——《公認經文》與《英國 修訂譯本》希臘文基礎文本並用的原因	107
結論		133
參考書目		143

童序

管窺《和合本》聖經譯事

就基督新教的中文譯經而言，即使不談境外的的工作，差不多在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於一八零七年來華之後就立刻開始了。不論是新舊約全書，還是單冊書卷，到現在已不知有過多少版本。大家可能沒有想到的是，一九二一年許地山以文言譯過雅歌，一九三二年陳夢家也以新詩體譯過，題曰：《歌中之歌》；而嚴復早在一九零八年譯過馬可福音的 1 至 4 章。在這原本絡繹於途的譯經工作上，《和合本》的出現絕對是中文聖經翻譯史上的大事。

從一八九零年上海在華傳教士大會上決議要有一部全中國通用的中文聖經，以深文理、淺文理及官話三種文體翻譯，至一九一九年官話與文理《和合本》新舊約全書先後出版，大約三十年間翻譯委員會與執行委員會委員的遴選、在華三間聖經公會的角色

色、一九零七年傳教士大會上的決議合併深文理與淺文理《和合本》，只翻譯一部文言聖經等等，問題顯然又多又複雜，而新舊約的分別翻譯，委員的離任、逝世以及各差會之間的協調，更使譯經工作難上加難；遑論譯經者所據的文本，為日後的翻譯與修訂留下某些爭執的線索。換言之，聖經翻譯除了一般的翻譯問題之外，又有自己的特殊譯題。文言《和合本》在一九三四年起不再刊印，而官話《和合本》，至今仍屬基督教會中流傳最廣，影響最深的中文聖經。

我們以翻譯文體的選擇為例，來看聖經翻譯之一斑。前所提嚴復（1853-1921）所譯的馬可福音 1 至 4 章，由大英聖書公會出版，我們來看看第 1 章 1 至 5 節：

一上帝子基督耶穌。福音之始。二如以賽亞先知所前載者曰。視之。吾遣使爾前。為爾導其先路。三則有聲呼於野曰。平治主之道塗。俾所行者直。四於是約翰至。行洗禮於野中。宣教。言悔過滌除。及所以得赦罪者。五猶太與耶路撒冷之民。空國從之。皆受洗於約但之河。自首罪過。（馬可所傳福音）

以此對照之前在一八五零年、亦由大英聖書公會出版，王昌桂、王韜（1828-1897）父子所助譯的《委辦譯本》：

一上帝子、耶穌基督福音之始也、二先知載曰、我遣我使、在爾前、備爾道、三野有聲、呼云、備主道、直其徑、四約翰在野施洗、傳悔改之洗禮、俾得罪赦、五舉猶太地、耶路撒冷人、出就之、各言己罪、悉在約但河、受洗於約翰、（馬可福音傳）

嚴復譯本與《委辦譯本》均用文言與傳統句讀。但嚴氏以圈代頓，不似《委辦譯本》一頓到底，選取經文章節時有未竟之意，在視覺上造成困擾。但王韜的文筆風格簡潔流暢，素來為人所稱

道。從譯文看來，王韜的「上帝子、耶穌基督」在嚴譯中倒過來成了「上帝子基督耶穌」。我們看見嚴復對姓名翻譯的考慮，選擇從華俗。王韜的「在爾前、備爾道」與之後的「備主道、直其徑」，其素樸直切到了嚴譯，化為「吾遣使爾前。為爾導其先路」與「平治主之道塗。俾所行者直」的莊重典雅。嚴氏譯馬可福音時距一八九八年出版《天演論》，有十年矣，仍隱隱透出桐城派古文的風華。

《委辦譯本》既然珠玉在前，為甚麼還有嚴復此譯？不知與所選「原文」文本有沒有關係？當時大英聖書公會的代辦文顯理（G. A. Bondfield, 1855–1925）商請嚴復翻譯，乃作為一試驗本，希望譯經的文筆達到中國文學作品的水平。可惜不知甚麼原因，嚴復沒有繼續翻譯下去。《委辦譯本》由麥都思（W. H. Medhurst, 1796–1857）主其事，新約部分以《公認經文》（*Textus Receptus*）為希臘文基礎文本。而嚴譯本則是根據《英國修訂譯本》（*English Revised Version*, 1881）這部英文譯本直接譯成中文，或者可與以《英國修訂譯本》希臘文基礎文本為新約翻譯基礎的《和合本》作對比。這一小例已透露出文言《和合本》翻譯時所面對的種種難題。

再看官話《和合本》新約全書一九零七年版馬可福音第1章1至5節：

「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一先知書上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豫備你的路道、^二在曠野有人聲喊叫說、豫備主的道、修直了他的路。^三照這話有約翰在曠野施洗、傳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四猶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出去到約翰那裏、都承認自己的罪愆、在約但河受他的洗。
（馬可傳福音書）

這個譯本反映出早期白話文的特色，尤其是代名詞的使用。不論是王韜的「悉在約但河、受洗於約翰」，還是嚴復的「皆受洗於約但之河」均化為「出去到約翰那裏……在約但河受他的洗」。有人以為官話《和合本》的文體為白話文運動的先鋒，不如說早期白話文的特色根本是經由翻譯而來的歐化句法。

其次，再以翻譯委員的去留為例來說明譯經的辛苦與艱難。

一九零八年，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 1852–1931）獲推選加入官話翻譯委員會。他對前一年出版的官話《和合本》新約非常不滿意，認為譯本的中文不夠口語化，憤而辭去委員一職。之後，他與中國助手朱寶惠（1889–1970），完成自己的新約譯本，且獨力支付出版經費。賽兆祥的女兒，即以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成名的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在後來為父母所寫的兩本傳記裏描述母親必須從日常開銷中扣下出版經費的困局，而在新譯本一次次的印行與修訂當中，使全家陷於窘境的辛酸，實則見證了一位美南傳道人對在華事工的癡心與堅持。賽兆祥的新約中譯本所根據的希臘文基礎經文及作為參考之用的英譯本都與官話《和合本》所用的不同，為中文譯經史留下一個令後世悲欣交集的插曲。

這兩個文體選擇與譯者去留的例子反映出《和合本》成書的語境是如此脈絡縱橫。德國學者尤思德（J. O. Zetzsche）之《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是研究中文《聖經》翻譯史的一部煌煌巨著。其視野開闊，自然不及細節。近讀麥金華弟《大英聖書公會與官話〈和合本〉聖經翻譯》書稿，是以劍橋大學圖書館館藏之大英聖書公會的原始檔案為主要文獻，藉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或譯列夫維爾，1946–1996）的「贊助者」理論為視角，來探討官話《和合本》翻譯過程中，大英聖書公會的立場及其影響。除文

獻外，金華以知曉希臘文而能做文本分析，從而檢視官話《和合本》所用新約希臘文基礎文本究竟為何，繼之推斷大英聖書公會在翻譯活動上的制約到了甚麼程度。就其大者言，是為中文聖經翻譯史填補空隙；就其小者言，是從翻譯的角度為官話《和合本》的成書經過爬梳史料；不啻為聖經研究與翻譯研究增添光彩。

童元方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九日於香港

黎序

官話《和合本》聖經自一九一九年問世，至今整整九十周年，在華人基督徒中已建立了崇高的權威地位，其影響可謂無遠弗屆。關於《和合本》的研究，從翻譯源流、譯者間的互動以及翻譯的原則等方面進行探討，學術成果相當豐碩。然而，正如作者所言，對《和合本》翻譯過程中所涉及的歷史、社會、文化等因素進行考察，却未見系統而深入的討論。因此，本書研究大英聖書公會與官話《和合本》聖經翻譯的關係，就具有原創意義。

本書最大的亮點在於探討「大英聖書公會」(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在整個翻譯過程中所充當的角色。作為主要的「贊助者」(patron)，該會無論在經濟援助、提高譯者地位，還是對經文的斟酌取捨等方面，無不發揮着重要的影響力。作者借助當代西方的翻譯理論，尤其是文化學派勒菲弗爾(André Lefe-

vere) 的「贊助者」制約論，為本文的論述提供有力的理論依據。然而，作者並非簡單引述勒菲弗爾的觀點，而是在對理論的實際運用中，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其利弊，更藉此研究補充其理論之不足。例如指出「大英聖書公會與譯者之間的關係並非一種由上而下的權力關係，乃是一種互惠互利的合作關係」，進而合理地總結該會在整個翻譯過程中是「積極不干預的贊助者」。這說明本書的研究者初備自覺的理論意識和批判能力，或可視為一種難能可貴的研究素質。

有理論框架，亦有文本分析，使得本書的內容較為充實和全面。在譯文分析中，作者能夠結合聖經的翻譯和接受傳統來思考問題，對希臘文的語法和經文鑑別學也有一定的掌握，這讓他在分析譯例時能夠得心應手，重點突出。文中所選例子也頗具代表性，如約翰福音中關於彼得父親的名字，《公認經文》和《英國修訂譯本》希臘文基礎文本都有不同的記載，這類例子很好地印證了《和合本》的譯者在翻譯時對原文本、翻譯原則等的取捨態度和抉擇過程。

重視對原始資料的考察，是本書的又一大優點。為了弄清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種種困難和論爭，作者認真查閱了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大英聖書公會的檔案，仔細梳理各委員會的會議記錄、譯者的書函等。大凡有翻查檔案資料經驗的研究者可能都了解，閱讀原始手稿往往需要極大的耐心和專注力，有時勞心費神地通讀，甚或也有緣木求魚之嘆。不過，倘若能從檔案中發現鮮為人知而有意義的記載，那份擷採新知的興奮和喜悅足以補償一切的付出。本書的出版見證了作者默默耕耘的辛勞與收穫。

理想的聖經翻譯研究學者，需具備多方面的素質。首先是翻譯學的訓練，既要有較高的中西語言駕馭能力，也要掌握中西翻

譯原則和理論；另外是聖經研究的功底，對聖經原文（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要有較深的認識。若從事歷史文本的研究，更應具有史學的眼光和考察檔案資料的嚴謹態度。作者身為初露頭角的年青學者，卻已具備多方面紮實的基礎，更有創新的問題意識，使得此書論述清晰、行文流暢，頗能引發讀者的好奇心和閱讀興趣。

《大英聖書公會與官話〈和合本〉聖經翻譯》為中文聖經翻譯研究開拓了一個新視野。學無止境，此書乃作者可喜的研究起點，望作者的學術之路漸走漸闊，越行越遠。作為師友兄長，謹以此序報以鼓勵的掌聲和良好的祝願！

黎子鵬

於香港中文大學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日